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9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青团里的思念

□上海袁秋西

家庭相册

一夜薄雨入清明,天色深青草色新。我倚着窗,目光落在楼下的那对中年夫妻身上,他们正坐在香樟树下吃着青团,有说有笑。望着他们,我不得不得想起了外婆,想起了记忆深处的那份温暖……

幼时,每至清明,外婆都会做青团,她说这是江南人的习惯,食青团,寓意着团圆,也是为了纪念先人,表示对其的思念。扎着羊角辫的我,牵着外婆的手,似懂非懂地听着,脚步轻盈地走在乡间小路上。遇到一片艾草后,外婆停下步伐,弯腰采摘着青青的艾草。我盯着草叶上被朝阳照耀着的露水,看它们滑落,消失在泥土里。轻风吹拂着艾草,我和外婆沉浸在艾草的清香中,内心平和,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。

“外婆,摘满一篮子啦,我们往回走吧,回去做青团!”我拉着外婆的衣角,娇声说道。“好好好,我们就回去,外婆给你做青团吃……”外婆笑眯眯地答应,牵着我的小手,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到家后,外婆用井水过一遍艾草,之后灶台生火,凉水煮沸,放入艾草,没过几分钟,锅里的清水就变成了碧绿色。接着,外婆会将锅里的艾草捞出来,放入冷水盆中,等其冷却后,放入石臼中捣烂取汁。我那时调皮,常常满手沾满青汁,有时弄得衣服上也沾染到了,原以为外婆要责怪我,然而她却满眼宠溺地说:“没事儿,明天外婆帮你洗干净。”

肥嫩繁茂的艾草化作了青汁,融入糯米

粉中,搅拌、搓揉之后,变成了一个个青色的粉团。接着,外婆用她那双手捏一块青团坯子,捏成小碗状,包入红豆沙的馅儿后收口,揉搓成团后放入蒸笼。小时候的我,急切地想要吃到青团,总是摇着外婆的手问:“什么时候好呀?还要多久才煮熟呀?”外婆笑盈盈地抚摸着我的头,让我别急,等厨房弥漫着青团的香味时就熟了。后来长大了,我才发现,与外婆一起等待食物慢慢变熟,是一件很悠长又很奢侈的事情。

我至今记得,当青团蒸好后,外婆掀开蒸盖的那一刻,缥缈的热气如烟如雾,盈满了房间,同时也模糊了视线。外公早早就在老槐树下支好了桌子,泡上了柳叶茶。等外婆将一碟青团端过去时,外公乐呵呵地说道:“食过青团,才知春滋味。”那时的我们啊,吃着色如碧玉的青团,满口甜香,满脸幸福。吃完青团,再喝一杯口感甘醇的柳叶茶,春的滋味在我们心中慢慢荡漾开来……

那样的美好时光,随着外公和外婆的离去,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复制的珍宝。如今的清明节,再也没有人为我做青团,也没有人陪我悠闲地吃青团、品好茶了。我曾因他们的离开而难受了很久,但慢慢地,我意识到,他们不是离开,只是走出了时间。

在这清明的日子里,我望着窗外的景色,无比怀念一碟青团半杯茶的慢时光,亦非常想念疼我、爱我的亲人。小小的青团里,不仅有春天的味道,更有思念的味道啊……

野韭菜

□海南海口小薇

烟火人间

每到这个季节,我总是想起故乡的野韭菜。山里的春天总是来得晚一点,小时候,我和妹妹放学后总会采一些野韭菜回家。

学校离家有几里路,小路两边是大片的田野,春耕过后的田地,泥土松软,一脚踩下去仿佛踩着棉花堆。站在田埂上,放眼望去是清新的绿,肥嫩的野韭菜在春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,一棵棵,一丛丛,仿佛在向我们招手。

我和妹妹分头行动,无需铲子,拇指和食指捏住野韭菜的根部,轻轻一拉就出来了,甩掉根须上的泥土,再放进袋子里。有时候会看到一丛丛野韭菜,挨挨挤挤,这个时刻我们会特别高兴,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大丰收,很快就装了半袋。

提着新鲜的野韭菜走在回家的路上,夕阳西沉,劳作的大人肩扛犁耙走在田埂上,脚步缓慢而稳健;身后的牛儿不时吃一口路边的青草,咀嚼时留下一路的青草香。而有的人家屋顶上已经开始冒烟了,大人呼喊孩子快快回家吃饭的声音在山间回荡。

暮色降临,父亲忙着打扫卫生,母亲正在做饭,我们围在母亲身边,讲述着学校里发生的故事。灶膛里的柴火烧得正旺,不时发出

噼里啪啦的声音;锅里的菜一直在翻滚,香气四溢。昏黄的灯光下,母亲将野韭菜清洗干净,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段,放在碗里撒上盐和辣椒面,再放一点自家做的豆豉,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,凉拌好的野韭菜香四处弥漫,从屋内飘到屋外,总是成了最先吃完的那道菜。那时,在物质不算丰富的农村,野韭菜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见菜,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天。

长大后我远离故乡,在南方扎根,能吃上新鲜野韭菜的时刻屈指可数,很多时候只能从妹妹发的照片里“望尘莫及”。

今年春天我回家了。正值春雨过后,山花和新绿一如既往地装点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,家家户户早已完成了春耕。田间地头的野菜长得格外好,一棵棵野韭菜在松软的泥土里仿佛召唤着我过去与它们重逢,我飞奔到田地里采了一大把,用母亲以前的做法凉拌,装在精致的盘子里,哥哥总说野韭菜是天赐的美味。饭做好了,一家人坐在餐桌前,一边用餐一边聊着过往。嘴里,是美食的味道,是春天的气息;心里,是无价的亲情,是无限的眷恋。

和陌生人说话

□南京陈思

微情一刻

一个下午,在北京的四环街头,我们下了网约车,有说有笑朝目的地走去。

一个多小时后,在住宿点,突然,我的电话响起,一接听,是刚才那位网约车司机打来的,他在电话那头问我:“您的先生是不是有顶帽子丢在我车上了?”

我一看,果然刚才我们只顾着拿行李,把帽子忘记在后排的座椅上了,我赶紧问司机,他离我们有多远。

司机说,他现在在北京二环,原本想让我们把地址告诉他,等方便的时候再送过来,但想到北京这两天气候比较冷,所以想马上送过来,他还让我们把住址发他。

我赶紧说:“师傅,要不就不要送了,跑来跑去的挺麻烦的,我们自己再买个帽子,那顶帽子就不要了。”

师傅一听,在电话那头急了,他说:“这可不,把帽子丢在车上,没拿下来,我也有一半的责任,我应该看看,再提醒一下坐在车上的你们的,你们万一不要,我的心很不安的,放心,送帽子不收钱。”

一小时后,师傅来了,把帽子给我们后,转身准备走。

怀着感动的心情,我们决定搭乘师傅的车,到北京的街头逛逛。一坐上车,寒暄几句后,师傅的话匣子打开了,他开始聊起自己:“我是安徽人,生了两个孩子,本来在安徽做铝合金门窗生意,每天我都是一边唱歌一边楼上楼下跑。日子快乐也是一天,痛苦也是一天,我就要快乐过好每一天。我们家穷啊,38岁才结婚,现在两个孩子,大的10岁,小的

乌篷船

□如东桑云梅

百姓人家

他,九岁,家在小小乌篷船上,记事时起就是。父母告诉他和他的双胞胎姐姐:我们的老家啊,在兴化里下河。老家地势低洼水利落后,每年一到汛期就被淹,有时颗粒无收。我们家,打爷爷辈儿起就从岸上转到水里讨生活。

漂泊的里下河人,在掘港砖桥、云浦桥、烟墩桥,停栖着不少大大小小的乌篷船。绍兴水乡,乌篷船是出行工具,是周作人笔下的诗意;里下河人,半月形的黑漆漆的乌篷船是他们飘摇的小家。

竹篾片编成半圆顶棚,涂上黑油,泛着黑油光。前厅后舱,船头吃饭,船尾生活。泥糊构成的小缸是简陋柴灶,高不盈尺,烧饭烧水,他和姐姐经常被派去捡拾河岸边的干树枝、芦苇、草,用作燃料。煮的饭、烧的菜都有种柴火的火燎味儿,父亲说这饭菜岸上的人肯定嫌不好吃,他和姐姐却觉得有股特殊的香。打鱼去——船尾,母亲摇两支橹,摇啊摇,船首,父亲手握竹篙撑船,晃悠悠。

成年累月船上生活,环腿坐在船的甲板上、低矮的船舱里,里下河船上人,大都下肢粗短罗圈腿,他们的皮肤因风吹日晒而黝黑。他的父母也并不例外,下肢粗短、罗圈腿、皮肤黝黑质感粗糙。枯水季,实在困难的船上人只能挨家乞讨,保证儿女们的基本温饱。

他和姐姐九岁,那年夏天,父亲拉着姐弟俩的手:“不能让你们像爷爷像我一样没文化当文盲,圈在水上,一定要读书上学,过岸上人那样正常的生活。”父亲下了决心,暂时锚定掘港这个教育强镇。

九岁那年的某一天,细小辫子的他和姐姐一道上学了。她经常河边见到那些大大小小的乌篷船,七岁的她和本地人一样把这些船叫“猫儿渔船”,柴灶叫作“锅乞儿”,嘲弄船上人的“塌鼻子”。船上人鼻音很重,兴化口音很浓,总把篮子念作南子。有些贫穷的船上人生了孩子养不起,没有办法就送给别人。在她不听话闹腾的时候,爸妈就恨恨地说:“你是下河船上的人,船上抱来的。”她从小就懂得这些船上人被本地人称作“江北佬”“下河人”“下河船上的人”。

她怎么都不会想到,开学第一天,一个“下河船上的人”大她两岁的男孩儿会坐在她前面。她总觉得他身上有股子鱼腥味儿,她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错觉。他的细辫子在面前晃悠,她实在无聊时将细辫子拉一拉扯一扯。这时,他会转过头来狠狠瞪眼睛。塌鼻子,鼻子眼儿里都是黑的,她知道那是因为船上没有电灯,点的洋油灯把鼻子眼里都给熏黑了。奇怪的是,姐姐并不是塌鼻子,清丽苗条。

几块小长条木板拼凑成了连接小船与岸的条板儿,他和姐姐每天早上都要踩着晃得吱嘎作响的条板上岸,有时没掌握好平衡就会掉到河泥里。沾满泥水的衣服风干后变成花衣服,脸上也变成大花脸。这次,他和姐姐又摔成“花人儿”,她撞几个男生拿着小木棍在他身上挑来挑去,在姐姐身上挑来挑去,喊着“湿鸭子”“落汤鸡”“叫花子”。他不能忍受别人欺负姐姐,终于忍无可忍,一场战斗爆发了。他知道是她指使,他不打她,只惹着她脸愤愤地“我不打女的。”她哆嗦,涨红了脸。老师叫来家长,他以为会挨父亲训斥胖揍,没想到急急赶到学校的父亲,左右手一把抱住他和姐姐,他很快感觉到脖子后面有点湿了,那是他第一次见父亲流泪。她也看到了。

她再也不欺负弟弟俩。
一年级第二个学期,开学第一天,他没见到他和姐姐,老师告诉全班同学:他俩转学了,他们家的船离开了掘港。

身处手机时代,常常出现这样一个悖论现象:每当参加集体活动和重要场合时,人们都自觉地或被要求把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,以防中途来电来信发出声响,影响人的注意力和专注度。然而恰恰因为手机处于静音模式,一些人总担心重要来电来信不能及时收悉而误事,于是每隔一会儿就要偷偷查看一下手机。

“越是静音越分心”的现象告诉我们,思想和心理问题固然可以借助一定的物理手段加以解决,但根本的方法并不是物理上的“堵”,而是心理上的“疏”,还是要通过启智润心、启悟内心,实现自我心理疏导和净化转化。

类似“越是静音越分心”的现象,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。比如,有的人为了彻底告别一段感情,毅然决然将对方的过往信息以及联系方式删除殆尽。殊不知,物理介质的文本信息容易删除,心灵深处的情感信息却不易删除,越是想告别过去就越是心理上过不去,到头来往住是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,精神备受煎熬和折磨。实践证明,心病还得心药医,一个人心理的成熟和强大莫过于自我说服、自我主宰,能够在自我省悟、自我解放中走出过往纠葛、获得精神再生。再比如,有的人对荣誉、官位、利禄考虑太多且不切实际,心事太重且无法自拔,以至失眠多梦、精神恍惚、状态萎靡,于是四处寻医问药,甚至不惜重金烧香拜佛,结果不但收效微乎其微,甚至颓态日益加重。殊不知,病灶之因在心而不在身,只有从根本矫正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事业观,真正把为谁活着、该怎么活着、该活成啥样等问题想开、悟透,才能打通精神的任督二脉,让自己从心理的“失眠”中解脱出来,回归健康的生活状态。

越是静音越分心,声音好静心难平。心静还得由心入,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要让一个人真正静下心来、专注起来,固然需要外在的教育管理,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发挥内因的作用,通过自省自悟、自律自强,实现内外统一、知行合一。

越是静音越分心

□上海濮端华

生活杂谈

5岁,我不怕吃苦,只要有活干,我就接。前两年生意不好做呀,我就跟朋友到北京来,早上帮朋友在菜场卖菜,其余时间开网约车,压力大呀,一睁眼,必须好几百元,才能把日子过着,全家的吃喝全在我这双手上啊,谁叫我年轻时,不好好学点本领呢,自从有了幸福的家庭,我开始承担责任。”

师傅从谋生之艰辛聊到孩子,聊到妻子和父母,他说,每天凌晨四点起床,晚上10点回家,他每天开着车,心里想着生活中的一些幸福画面,心就甜甜的,没想到,去年妻子出了车祸,但生活没有击垮他,好在现在家里也慢慢变好了。

我们本来上车后,只顾着玩手机,偶尔附和几句,安慰几句,我搜寻着哪条街的美食人气旺,但慢慢听着师傅的故事,我突然冒出一句,师傅真是“执虚如盈”啊。

他问我,什么叫“执虚如盈?”

我说,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有人感叹月缺的日子,总是多于月圆的日子,另一个人说:“换个角度想想,每天的月亮其实都是圆的——你用光明的想象补充上那阴影部分就成了。就是修炼了一项将一弯金钩看成一轮玉盘的本领。”我感谢师傅将自己的那份艰辛,毫不保留地向一位陌生人倾吐。

下车后,师傅把车开出去后停了下来,他从车窗探出头大声说:“感谢你们听我讲故事,南京的朋友。”

在城市生活,因为戒备,因为警惕,我们对陌生人关闭了自己的心门,那份遥远让我们足够安全,却又造成了冷漠和疏离。但其实善意会遇到善意,温暖会邂逅温暖……